

南  
北  
史  
合  
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一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

南史三十一

何尚之

子偃弟肩

孫載尚之弟

子昌寓

昌寓子敬容

點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潯人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瑑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宜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

食并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  
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三年  
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為刼父睦以告  
官新制凡刼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  
叔度為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為  
刼閨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  
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  
解腕求存於情可愍並合從原從之後為金紫光祿大

夫吳郡太守太保王弘每稱其清身潔已尚之少頗輕  
薄好擄捕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為東郡謝混所  
知與之游處家貧初為臨津令宋武領征西將軍補府  
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病積年飲婦人  
乳乃得差少帝即位為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  
真與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  
尚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為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  
休定省傾朝送別於治者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

傾朝相送可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非闕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函亭積日親舊無復相窺者後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少文義從容賞會甚為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長史劉斌為丹陽尹帝不許乃以尚之為之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

南學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  
之風尚在尚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  
湛欲領丹陽乃徙尚之為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  
甚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晔任參機密  
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帝宜出為廣州若在內釁成不  
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帝曰始誅劉湛等  
方欲引升後進尋事跡未彰便豫相黜斥萬姓將謂卿  
等不能容才以我為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

大變也。曷後謀反，誅帝嘉其先見。二十三年，為尚書左僕射。是歲造玄武湖，帝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尚之又諫，帝不許，曰：「小人常日曝背，此不足為勞。」時帝行幸還多侵夜，尚之又表諫。

宋書載尚之表曰：「古今深戒，安不忘危。若值汲黯，幸  
昆必犯顏切諫，但臣等碌碌，每存循嘿耳。願少操愚  
誠思，垂省察。」

優詔納之先是患貨少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剪鑿古錢以取銅帝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剪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灰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憤亂人泣於市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



宋書又載表曰四銖五銖文皆古篆非下走所識如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若慮剪鑿日多以至消盡則民巧雖密要有蹤跡且用錢資銅事可尋檢直由屬所怠縱糾察不精若聲明舊科尋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久定

中領軍沈寅之以為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帝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二十八年為尚書令

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  
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羊  
玄保孟凱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  
尚之還攝職尚之既任事帝待之愈隆於是袁淑乃錄  
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之時遣軍北侵  
資給戎旅悉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尚書令時三方  
興義將佐家在都者劬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  
全免孝武卽位復為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

軍臧質叛義宣司馬竺超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  
尚之上言於法為重

宋書載尚之言曰超之若反覆昧利當取賊以邀不  
義之賞而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保城守庫端  
坐待縛不應戮及兄弟陸展等同之巨逆於事為重  
超從坐者由是得原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  
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為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荆  
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於事為尤帝從

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居江南之半江左以來揚州為根本委荊州以閫外至是並分之欲以削臣下權而荆揚並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宜復合二州帝不許太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冠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倍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愛尚文義老而

不休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

本史曰尚之與顏延之並短小尚之謂延之為獲延之目尚之為猴同遊太子西池延之問一途人曰吾二人誰似猴途人指尚之為似延之喜笑途人曰彼似耳君乃真猴以其不雅故改註

有人嘗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安得圖官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議論徃反並傳

於世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執  
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既以此致怨亦以此  
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謚簡穆  
子偃字仲私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

宋書帝欲北伐訪之羣臣偃曰今雖廟算之無遺而  
士未精學緣鎮戍充實者寡若取給根本未可虧根  
本以殉邊患且攻守不等客主形異薄之則勢艱圍  
之則曠日進退間姦虞互起竊謂當今之弊易劬方

來之寇不深宜舍垢藏疾以齊天道

元凶弒立以偃為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為司空尚書令  
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  
機宜曲得時譽會孝武即位任遇無改歷位侍中領太  
子中庶子時求讜言偃以為宜重農卹本並官省事考  
課以知能否增俸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  
刺史宜別其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  
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水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為榮侍

中顏竣新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  
既任過隆密謂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  
悅及偃代竣領選竣逾憤懣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  
偃不自安遂發悖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孝  
武遇偃既深備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述  
選篇傳於時卒官孝武與顏竣詔甚傷惜之謚曰靖子  
戡字惠景選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累  
遷中書郎景和世主就帝求吏部郎褚淵侍已淵雖拘



逼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特申情好元嶽初淵  
參朝政引戢為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  
內侍改授司徒左長史齊高為領軍與戢來往數申懼  
宴齊高好水引餅戢每設進久之復為侍中累遷齊高  
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  
中詹事如故帝欲轉戢領選問尚書褚淵以戢資重欲  
加散騎常侍淵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舍人作吏部  
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顏加常侍近

半宋太始末徵為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  
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德璋為  
莫逆及點門世信弗從弟適以東籬門園居之德彰為  
築室園有卞忠貞冢點植花冢側每飲必舉酒酌之招  
携勝侶及名德彙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初褚淵王儉  
為宰相點人謂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  
國華不賴舅氏違恤國家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  
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適去司徒竟陵王子

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典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點少時嘗患渴利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見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已為淳德所感性通脫好施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之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旁人擒盜與之點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令告有司盜懼乃受之點雅有

人倫鑒多所甄拔如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  
寒素悉如其言哀樂過人嘗行逢美者歎曰此哭者之  
懷豈不思邪悲慟不禁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  
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處之人莫諭其意吳國  
張融少時免官而為詩有高言點荅詩曰昔聞東都日  
不在簡書前雖戲言而融久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為詩  
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遺荒淫點亦病之永元中崔  
慧景圍城民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贍親黨慧景性好

佛義先募交點點不顧至是逼召點點裂裘為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點之迹如此慧景平後東昏大怒欲誅之王瑩為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知法珍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東昏乃止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召之

梁書載詔曰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暫別丘園十有四載應運在天每

思相見嚴光排九重叙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人  
先以皮弁謁子桓伯沉以穀綃見文叔求之徃策不  
無前例今賜卿鹿皮中等候數日望能入也

點以中褐引入華林園帝贈酒賦詩思禮如舊仍下詔  
徵為侍中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復下詔  
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別給天監二年卒  
詔及第一品材具喪事所須內監經理

梁書載武帝與點帝勅曰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

一操性情勝致遇與弥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朕膺  
錄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既貴成雅俗野有外臣  
宜弘此難進方賴清徽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  
著資以重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角巾見  
見宵然汾射茲焉有託一旦萬古良懷震悼卿友于  
純至親從凋亡纏綿永恨永矣奈何

點弟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年八歲居憂  
毀若成人及長輕簿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

獻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  
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知也唯獻與汝南周顒深器異  
之任齊為建安太守政有恩信民不忍期每伏臘放囚  
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儉  
受詔撰新禮未就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緒又卒屬在  
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膺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膺  
撰錄後以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為侍中時  
膺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玄



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及蔣林嗣位胤為后族甚見親待為中書令臨領賀王子岳巴陵王昭秀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己築室郊外號為小山恒與學徒游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未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恐後之乃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御史中丞表昂奏收胤以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為大

山肴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  
何氏三高永元中徵為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梁武霸  
朝建引為軍謀祭酒并與書

梁書載書曰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歡也若邪桓  
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實是為樂土傾首東顧曷  
日無懷疇昔懼遇曳屣儒肆實欲卧遊千載咬魚百  
氏一行為吏此事遂乖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襟  
素託中居人世殆同隱論既俯拾青組又脫屣朱轂

但理存用舍義貴隨時往識禍萌實為先覺超然獨  
善有識頓嗟今者為邦貧賤咸恥好仁由己幸無疑  
滯今遣候承音息矯首還輪慰其引領

不至及踐作詔為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果之  
以手敕諭意

梁書載敕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己蒙蔽昧  
於治道無以世道澆暮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執物  
則洎流所至莫知其限吾雖不學頗好博古當想高

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  
阿共成世美今遣領軍司馬王杲之諭意遲面在近  
并徵謝朓杲之先至肩所肩恐朓不出先示以可起乃  
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出就席伏讀肩因謂  
杲之曰吾昔於齊朝欲陳三兩條事一欲正郊丘二欲  
更鑄九鼎三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  
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  
懸法於上決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

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圓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  
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  
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  
宜陳之杲之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當敬俟叔孫  
生耳及杲之從謝朓所還問朓以出期朓知朓已應召  
答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  
官情杲之失色不能答朓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  
拜表留與我同游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朓曰

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鄉而始何必有制膚肱俱前代  
高士膚處名譽尤邁矣果之還以膚意奏聞有教給白  
衣尚書祿固辭又教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

梁書載教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縉紳  
聞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宸典言為歎本欲  
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  
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  
乃教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

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間談論終日脩以若邪處  
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迺起學舍即  
林成椽因巖為堵別為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僅  
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脩初遷  
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脩曰君欲居此  
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脩依言而卜尋山  
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脩居室端然獨存元簡乃命記  
室參軍鍾嶠作瑞室頌刻石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

脩別脩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游  
別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逮之游於今絕  
矣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脩家  
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脩年發祖壽乃移還  
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虎丘山西寺講經  
論學學徒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脩常禁  
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脩伏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  
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脩過於秦



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瘠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  
瘠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  
所在瘠開函乃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  
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  
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  
手令褒美之

昭明太子集載令曰某叩頭叩頭昔園公道勝漢盈  
屈節青卿經明漢莊北面況義兼乎此者哉方今朱

明受謝清風戒寒飈精義味激揚碩學志與秋天競  
高理與清泉乎溢樂可言乎某幸際端平差得從容  
鑽閱六經汎濫百氏既以自尉且以自儆而思力非  
長釋卷便忘蒙求之懷於茲彌軫聊遣典書陳顯宗  
申其蘊結某叩頭肩得書為啓以謝 愚按昭明以  
太子稱叩頭謙抑如此故錄之以昭其美但使人官  
爵姓名俱不相合高容別考

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肩疾妻江氏

梁書周顒傳載信佛法無妻妻讀此愈徵其誤

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  
覺說焉俄得患卒肩疾乃瘳至是肩夢一神女并八十  
許人并衣恰行列至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  
具既而疾困不復繆初肩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  
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蚺蠅  
使門人謀之學生鍾岢曰鮓之就脯驟出屈申蟹之將  
糖蹂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但至於車螯蚺蠅眉目

內關懸渾沌之竒，獲殼外誠，非金人之慎，不特不營，曾  
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異？故宜長充庖厨，  
永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阮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肩書，  
勸令食菜，曰：「變之大有，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  
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証，則  
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  
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史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自  
踐，至於晨晷夜鯉，不能不取。儻屠門財貝，知經盜手，猶

為秦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鑿刀寧復慈心所忍駟震雖  
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大人得  
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隋末年遂絕血味注百論  
十二門論各一卷註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  
義十卷隱義二十卷

梁書曰於卷背書之謂之隱義

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有高風

冊府元龜曰梁武帝開館命學士如會稽雲門山受

業於廬江河裔裔退居東山帝以右光祿大夫徵之  
不就乃詔之曰頃者學業淪廢吾每思弘獎其風本  
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延行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  
席煩事來秋所望貴然伸其宿抱卿門徒中經明行  
修厥數有幾且令瞻彼堂室置此周行使即可具名  
以聞又曰此議學寡少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念  
之慨然卿既儒宗加以德素當毅後進有意向者就  
卿受業想深思誘誨使斯文再興於是遣郎孔肅等

六人於東山受學 愚按裔既求照輩同族南史何以不收故附于後

從弟炯改孝行

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父佟之位侍中昌寓少而清靖獨立不羣所交必當世清名風流籍甚任宋為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為湘東太守還為齊高駱時功曹昌寓在郡景素遇害昌寓痛之至是齊高理其寃

南齊書所載與高帝書改建平王景素傳

又與司空褚淵書極言之

南齊書載曰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冤黃泉為甚  
何者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政欲闔官之日不預令名  
竹帛傳芳烈鍾石紀清英此昔賢所以甘心於死所  
也若懷忠抱義負枉冥冥時主未之於卿相不為言  
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  
建平王景素地屬親賢德居宗望散情風雲不以塵



務櫻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前者阮楊連黨排  
紛紜雖被明朝貴愈結怨羣醜覘察繼蹤疑防重著  
王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既推信期物故自去其備衛  
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避北門要任苦  
乞會稽貪東甌閑務又於公期心有素方共幼勞王  
室何圖時不我與契濶屯昏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  
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入沾天澤而幽然深酷  
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無行

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叩心泣血質望聖時公以德徃  
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王枉直不分邪田叔不言梁  
事袁紹諫止淮南以兩國釁禍尚回帝意豈非親親  
之義寧從敦厚而今疑似未辨為世大戮若使王心  
跡獲申理寃明枉存亡繼絕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  
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庚太子之寃資  
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顯碎首抽  
脅自謂不殞淵答曰追風古人良以嘉歎建平初阻

元徽末悖專欲委咎阮揚弼所致疑於時政亦謬參  
樞機若審此高論其愧特深

齊高嘉其義歷位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  
後任朝士者非鄉而誰臨海王昭秀為荊州以昌寓為  
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將踐祚先使裴  
叔業賫旨詔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國家委  
身上流之重付身萬里之事王未有失寧得從君當詔  
行事僕自有啓聞須反更議

南齊書曰僕受朝廷重寄翼輔外藩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若使朝廷必須殿下還當聽後音與此不同

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軍法行事耳荅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君不能見殺僕有沿流之計耳昌寓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退帝聞而嘉之昭秀由此得還都昌寓後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荅曰子寤後昌寓以團扇掩口而笑

謂坐客曰選選華胄昌富不雜交游通和汎愛歷郡皆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領驍騎將軍贈太常謚曰簡子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梁天監中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爽績吏民詣闕累遷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為稱職出為吳郡太守為政勤恤民隱辯如神視事四年政為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復為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暫吳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衣浣

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帝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焦每公廡就列容止出人為尚書右僕射遷左僕射丹陽尹並參掌大選敬容接對賓朋言詞若訥酬荅二官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雀門災帝謂羣臣曰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荅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為名對五年改為尚書令參選事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

晉魏以來舊事且聰明識達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苞並餉餽無賄賂不交語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然以貪怯為時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作父小為口陸陸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不能答又為漏禁中語故嘲誚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何吉遠近答曰如明公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簿財因製卦名離合等詩

朝之亦不屑也帝嘗夢具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但於  
廷務殿說所夢敬容對曰臣聞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陛  
下性與天道故應感斯夢帝極然之便有拜陵議後坐  
妾弟費惠明為導丞夜盜官米為禁司所執以送領軍  
府時河東王譽為將軍敬容以書解惠明譽前趨囑事  
不行因此封書以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  
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列漑謂朱异曰  
天時便覺開霽見嫉如此初沙門釋寶誌嘗謂敬容曰



曰君後必貴終為何敗耳及敬容為宰相謂何姓當召  
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為河東所敗中大  
同元年三月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敬容啓預聽  
敕許之又起為金紫先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  
時賓客門生喧譁如昔莫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  
曰君侯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仄然不無  
有漸甚休甚休敢賀前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至公旦  
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

嬰時繫而求親者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  
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  
拔士少報聖恩今卒如袁綵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更窺  
朝廷歛望萬分竊不為左右取也昔竇嬰揚憚亦得罪  
明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  
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猶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  
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大暑君侯必復  
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扶復用之義未可為智者說矣

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  
卒歲見可憐之意者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  
貢更也之譬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  
知尚有與也僕東臯鄙人入穴幸無銜窶耻天下之士  
不為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  
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  
府移家臺內初景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  
暴顯反景身與衆並沒朝廷以為憂敬容尋見東官簡

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  
死深是朝廷之福簡又失色問故對曰景讎覆叛臣終  
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  
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氏喪亂頗由  
祖尚虛玄胡賊遂覆中夏今東官復襲此殆非人事其  
將為戎乎俄景難作三年卒於圃內何氏自晉司空充  
宋司空尚之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為  
伽藍趨權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字頗

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衆造寺及敬客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

愚按此一傳也前云通苞苴餽餉矣條貪條廉自相予盾殊不可解

竟無餘財時亦以此稱之敬客特為從兄盾所親愛盾在若邪山疾篤有書云田疇館宇悉奉衆僧書經並歸從弟敬客其見知如此敬客唯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與盾別盾問名敬客曰仍欲就兄求名盾即命紙筆

名曰穀曰書云西王曰穀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穀也位秘書丞早卒

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府行己之迹動不踰閭及乎洗閣起議皮冠獲請貞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父子一時並處權要雖經屯諛咸以功名自辛古所謂巧宦此之謂乎點弟兄弟俱云遁逸求其蹈履則非曰山林察其持身則未捨名譽觀夫子暫之赴惠景子秀之矯敬沖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宗

以之入用未知所取斯殆虛勝之風江東所尚不然何  
以至於此也昌胤雅仗名節殆曰人望敬容材實幹蠱  
賄而敗業惜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二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一

南史三十二

張

裕

子永岱  
子瓌

岱兄子緒

緒克

克

永

從子種

瓌子率

率弟角

瓌弟稷

稷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稱父  
敞侍御史度支尚書吳國內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宋書曰茂度先為晉安太守盧循為寇覆沒江左茂  
度及建安太守孫蚪之並受其符書供其調役循走  
俱坐免官後為始興相 愚按晉無法至此宜其不

振

茂度仕為宋武太尉主簿揚州中從事累遷別駕宋武  
西伐劉毅北伐闕洛皆居守留仕州事出為都督廣州  
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安之元嘉元年為侍  
中都督益州刺史文帝討荊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

襲江陵晦已平西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第邵時為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帝以邵誠節故不加罪累遷太常以足疾出為義興太守帝從容謂曰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後為都官尚書以疾就拜光祿大夫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以為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諡曰恭

宋書曰茂度同郡陸仲元晉太尉玩曾孫自玩洎仲元四世為侍中時方之金張二族

五子演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張氏五龍演位太子中舍人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延之談義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離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意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及初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

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稍劣年幾減半位  
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  
而亡其子孫遂昌云永字景雲歷尚書中兵郎先是尚  
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修撰徙永為刪定郎  
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永涉獵書  
史能為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  
為文帝所知紙墨皆自榮造帝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  
嗟謂供御者不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并使

永監統凡所制置皆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  
帝謂堪為將二十九年以來為揚威將軍冀州刺史加  
都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畧河南進攻碣磳累旬不  
拔死傷甚衆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諸將衆軍驚擾為  
魏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為統府撫軍將軍蕭思  
話所收繫厯城獄帝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專責永等  
賜思話詔

宋書載與思話詔曰爾既乘利方向盛冬若敢送死

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言及增忿可示張永申坦

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  
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劭弒立起永為青州  
刺史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改永為冀州刺史加  
都督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軍劉宣則二軍馳赴國  
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虞二人不相諧輯與思話書  
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勗之曰方  
今世故艱迫義氣雲蒸方籍羣賢共康世難當遠慕廉

蘭在公之德近效平勃亡私之美事平召為江夏王義  
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大明三年累遷廷尉帝謂  
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復無寃民永曉音律太  
極殿前鐘聲嘶帝嘗問永永荅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  
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冊府元龜曰永於孝武時為尚書左丞時將士休暇  
一年三番永言程會既促裝赴在早一歲之間四馳  
送路或失春耕或違秋登愚謂文代之限當以一年

為制從之

明帝即位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  
累戰克捷破薛索兒遷鎮軍將軍尋為南充州刺史加  
都督時安都據彭城請降帝遣永與沈攸之重兵迎之  
加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魏兵既至永狼  
狽引軍還為魏軍所追大敗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足  
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以北行失律固求  
自貶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



猶立靈坐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軍事輒語左右報郎君知也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賓客有謝方童阮順何達之等竊其權贓貨盈積方童等坐下獄死又降永冠軍將軍元徽二年累遷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為將能與士卒同甘苦朝廷所給賜脯餼必基坐齊割手自頒賜年雖已老志氣不衰優游閒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即日命駕還都未

之鎮過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屯白下休範至新  
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既反唱言臺城陷永衆  
潰棄軍還以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以愧發病卒岱  
字景山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冲為吳興太守謂  
人曰張令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  
大至後為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汪未滿岱便去  
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為違制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  
可知人不須案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閒理巴陵王休若

欽定四庫全書

為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為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子瑱為征南將軍廣州豫章王子尚為車騎揚州晉安王子勛為征南兖州岱歷為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三王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輯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便是才用多少耳入為黃門郎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為南徐州割吳郡屬之

高選佐史孝武召岱謂卿美效夙著兼資宦已多即今  
欲用卿為子鸞別駕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申  
也帝崩累遷吏部郎元徽中為益州刺史加都督數年  
益土安其政累遷吏部尚書王儉為吏部郎專斷曹事  
岱每相違執及儉為宰相以此不相善兄子瓌弟恕誅  
吳郡太守劉遐齊高欽以恕為晉陵郡岱曰恕未閒從  
政美錦不宜濫裁齊高曰我悉恕為人且與瓌同勳自  
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

之恥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中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  
擬岱褚淵謂得此過優若別有忠臣特宜升引者別是  
一理出為吳郡太守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  
曰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  
卿為援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為府武帝即位復  
為吳興太守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兖州  
刺史未拜卒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長  
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謚曰貞緒字思曼岱兒子也

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  
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暢  
言於孝武用為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議郡縣米事緒  
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累遷  
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  
始遺風宜為官職復轉中庶子後遷吏部郎參掌大選  
元徽初東宮官罷選曹掇舍人王儉為格外記室緒以  
儉人地兼美宜轉秘書丞從之又遷侍中緒忘情榮祿

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褚淵者出為  
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為齊高  
太傅長史建元元年為中書令緒善淡玄深見敬異僕  
射王儉嘗云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所未有不知陳仲弓  
黃叔度能過之否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  
遠不聞緒言帝難移緒乃遷僧達近之時帝欲用緒為  
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  
來少居此職褚淵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

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為則先是緒諸子皆  
輕俠中子充少時又不護細行儉以為言乃止及立國  
學以緒為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為中書  
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為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  
為之可謂清官後接者寔未易緒長於周易言精理與  
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  
義是其一也武帝即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二  
年三年累轉太子詹事師緒每朝見帝目送之謂王儉



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復領中正長沙王晃屬其選用吳郡聞人豈為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晃遺書於緒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自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悛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帝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

見賞愛如此王儉為尚書令丹陽尹時諸令史來問訊  
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  
事荅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存至  
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七年晉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  
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為  
何如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  
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為之辨殮  
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翼上

以蘆葭轎車引柩靈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  
緒事之如親兄齋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  
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光祿大夫益曰簡子克知名  
克字延符少好逸遊緒常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  
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舟至便放紕脫鞫拜於水次緒曰  
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  
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  
脩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

歷尚書中郎武陵王粲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方  
大聚親賓充穀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  
及聞帝欲以緒為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為愠與儉  
書曰充道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  
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圖行方止器之  
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  
用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  
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橫海崖至如

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  
由氣岸踈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  
神崖每遭回於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松柯雖復玉沒於  
訪珪之長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  
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罩日吐海逢  
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仍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陰  
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不歸伯休以茲長往至於飛  
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

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譎然千里路隔山川每  
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仕道在養生  
功橫海望而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叱佇簪  
裾而疎歎得無惜乎充崑西百姓岱表一人蠶而衣耕  
而食不能事王侯免知己造時人騁遊說容與於屠博  
之間其懽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為狂充亦何能與諸君  
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胷述平生論語然所可通夢  
交魂推襟送抱者惟丈人而已闕廷屢阻書罷莫因倘

遇樵夫妄塵執事儉以為脫畧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  
杖之一百又為御史中丞到搆所奏免官禁固沈約見  
其書歎曰充始為之敗終為之成久之為司徒諮議參  
軍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惠曉等並為司徒竟陵王子  
良賓客累遷義興太守為政清淨吏民便之後為侍中  
梁武兵至建鄴東昏查殺百官集西鐘下召充充不至  
梁武霸府建以充為大司馬諮議參軍天監初歷大常  
卿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再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  
充朝服而立不敢當再遷尚書僕射頃之出為吳郡太  
守下車恤貧老故舊莫不欣悅卒於吳郡諡曰穆永子  
瓌字祖逸仕宋累遷桂陽內史不欲前兄瑋處祿自免  
不拜後為司徒右長史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初永  
拒桂陽王休範於白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齊高固  
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後遭父母之喪還吳持服昇  
明元年劉秉欲圖齊高弟暹為吳郡潛相影響齊高密



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完中  
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委以軍事瓌偽受命與  
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內莫敢動事捷齊高告  
左軍張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虛矣即受吳郡  
太守錫以嘉名封義城縣侯

愚按瓌背宋黨齊懷私恩而背大義封義城縣侯者  
無乃蒼頭子密不義侯之反名乎

從弟熙聞之與瓌書曰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嚮

乃是阿兄郡人顧嵩陸閒並少年未知名瓌並引為綱  
紀後並立名世以為和人齊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遷  
侍中與侍中沈文季俱在門下高帝常謂曰卿雖我臣  
我親卿不異顧嶷等文季每還直器物必還瓌止朝服  
而已時集書每兼門下東省實多清貧有不識瓌者常  
呼為散騎出為吳興太守瓌以既有國秩不取郡俸帝  
敕上庫別藏其俸以表其清武帝即位為雍州刺史徵  
拜左民尚書後安陸王鈞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

來乞納問何不事產而行乞邪荅曰張使君臨州理物  
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納深加嗟賞後拜  
太常自謂閒職輒歸家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  
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則就  
閒廐有事復牽至耳帝猶怒逆以為散騎常侍光祿大  
夫齊明廢鬱林朝臣到宮門參承瓌託足疾不至海陵  
立齊明疑外藩起兵以瓌鎮石頭督統軍事瓌見朝廷  
多難遂恒卧疾建武末屢啓求還吳見許居室豪富伎

妾盈房或有譏其衷暮書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遺此耳帝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授瓌平東將軍兵部太守以為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兵迎拒於松江聞敬則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人間事平乃還郡為有司所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為光祿大夫三年梁武起兵東昏假瓌節戍石頭尋棄城還宮梁天監元年拜給事中右光祿大夫以足疾拜於家四年卒瓌有子十二人嘗云中應有好者子率字

士簡性寬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虞納見而詆之率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納託云沈納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時陸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過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友

梁天監中為司徒謝朓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二十餘條勒成百卷使工書人瑯邪王深吳郡范懷約等繕寫以給後宮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為傲世率懼乃為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之全馬矣又待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為盛率奏詩徃反六首後引見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

是何人不從天降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為意便是其人秘書成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為卿定名舉尋以秘書丞掌集書詔策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溉周興嗣為賦帝以率及興嗣為工其年父憂去職有父時伎數十人一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聘謳者不願遂出家為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帝惜其才寢其奏然

猶致時論服闋久不仕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  
軍

梁無建安王疑誤

俄直壽光省治丙丁郎書抄累遷晉安王綏宣惠諮議  
參軍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後為揚州別駕率雖厯職  
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為別駕奏事帝覽牒問之並無對  
但荅云事在牒中帝不悅後厯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  
守丁所生母憂卒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



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荅  
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自少屬文  
七畧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  
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弟盾字士宣以謹重  
稱為無錫令遇劫問劫何須劫以刀斫其頰眉目吐吐  
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介懷為湘東王繹  
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死之日家無遺  
財唯文集並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稷字公喬環弟

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氏無寵遺疾時穉年十一侍養  
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  
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涑州里謂之淳孝長兄璋善彈  
箏履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璋為清調便悲感頽絕遂終  
身不聽之性疎率朗悟有才畧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父  
永及嫡母相繼殂六年廬於墓側齊永明中為豫章王  
嶷主簿與彭城劉繪俱見禮接未見被呼名每呼為劉  
四張五以貧求為剡畧不視事多為小山遊會山賊

唐寓之作亂殺率勵鄉人保全縣境生母劉先假其琅邪黃山建武中改申英禮賄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主出告反面如事生焉歷給事中黃門侍郎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為長寧永元末為侍中宿衛宮城梁武師至兼衛尉江淹出奔殺兼衛尉卿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東昏淫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殺謀乃使直閣張齊行殺於含德殿殺乃名右僕射王亮等列

坐殿前西鍾下議遣國子博士范雲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梁武

梁書載稷謂曰昔桀有昏德陽遷於殷商紂暴虐陽遷於周今獨夫自絕四海有歸斯實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時可不免哉

以稷為侍中左衛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梁朝建為散騎常侍中書令及梁武即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帝嘗於樂壽殿內宴稷醉後言多怨辭形於色帝時亦

酣謂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  
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得言  
無勲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獨臣而已帝將其鬚  
曰張公可畏人中丞陸杲彈稷云領軍張稷云無忠貞  
官必顯達殺君害主業以為常帝留中竟不問累遷尚  
書左僕射帝將幸稷宅以盛夏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  
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宋時武帝經  
造張永至稷三世並降萬乘論者榮之稷雖居朝右每

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若光峻字農人同字  
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既懼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為  
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長閉閣讀佛經禁防寬弛僚吏  
頗致侵擾州人徐道角夜襲州城乃害之有司奏削爵  
土稷性明烈善與人文歷官無畜聚俸祿皆頒親故家  
無餘財為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道老引其子孫置之石  
職政稱寬恕初去郡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  
水陸稷單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稷與族

兄充融卷俱知名時目云充融卷稷為四張卷少以和  
理著稱能清言位都官尚書稷子暉見忠義傳從子種  
字士苗永從孫也父畧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  
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  
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為中軍宣城王大器府主簿  
時已四十餘家貧求為始豐令及武陵王紀刺史益州  
重選府僚以種為左西曹掾種辭以母老坐黜免侯景  
之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種時年五十毀瘠過甚又迫

以凶荒未葬服制雖畢居家飲食恒若在喪景平初司徒王僧辨以狀奏起為治中從事并為具葬禮其訖種方即吉僧辨又以種年老無子賜以妾及居處之具陳武受禪厯左民尚書侍中中書令金紫光祿大夫種沈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為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以為宜居左執其為所推如此卒贈特進謚曰元種仁恕寡欲雖厯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為病太建初女為始興王伯茂妃



愚考宣帝太建初始興已先過害矣恐文帝元嘉之  
誤

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秩嘗於  
無錫見重因在獄天寒呼囚暴日遂失之帝大笑而不  
深責有集十四卷稜亦清靜有識度司徒左長史贈位  
光祿大夫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內所歷莫非清顯諸  
子並荷崇構克舉家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曼立

身簡素殆人望乎夫濯纓從事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  
終百心以永元之末人憂塗炭公喬重闡之內首創大  
謀而旋見猜嫌又況異於斯也然則士之行已可無深  
議四山赴蹈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二